

青青河边草

周景雨◎著

Qingqing

Hebian Cao

APC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江苏省东海县文艺精品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项目编号：DHWYFC—2015—10

青青草 河边草

周景雨◎著

*Qingqing
Hebian Cao*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青河边草/周景雨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1

ISBN 978-7-5396-5711-0

I. ①青… II. ①周…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9062号

出版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王婧婧

装帧设计:徐睿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销部:(0551)63533889

印制: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0551)63813778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23.75 字数:300千字

版次: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Qingqing Hebian Cao 目 录

青青河边草 / 001

救赎 / 040

绝杀 / 069

靠爱情生活的人 / 106

命脉 / 127

雪融 / 179

闹喜 / 187

一盆洗脚水 / 195

戴罪羔羊 / 207

是谁拨打了 110 / 217

狗事 / 228

花儿浪漫地开 / 235

情人节玫瑰 / 243

代价 / 252

爱你就绝不放手 / 265

沉默的远山 / 283

声名狼藉 / 295

哈欠的蝴蝶效应 / 320

良心 / 330

鸳鸯祭 / 339

短篇小说八题 / 359

后记 / 375



青青河边草

1

天色映白了窗纸，一格一格的，或明或暗，纵横有致，像围棋盘。

水莲按捺住伴有微痛和失落的新奇，揉了揉惺忪的睡眼。一阵嘈杂悦耳的麻雀的叫声破窗而入。水莲昏沉得有些酸痛的大脑顿时爽亮起来，匆匆忙忙穿好衣服，跑进院外的茅房。水莲褪下长裤，又褪下粉红色的短裤，低头细看昨晚被破坏的身体。天色尚未明朗，看什么都像隔着一层毛玻璃。

四姐溪莲不知什么时候跟了进来，用眼角瞟了瞟专心致志的水莲，用粗嗓门连嗯了两声，背过脸去，侧转着身子坐下。一阵尖厉刺耳的小解声扎进水莲的耳鼓。水莲被别人看穿了秘密，一激灵，浑身就像刚洗过个热水澡，腾腾往外冒热气，脸上沁出一层细水珠子，两腮六月鲜桃子般艳艳地红。

水莲愣怔了几秒钟，瞥了瞥正在小解的四姐。四姐正坏坏地冲她似笑非笑。水莲哭也不是笑也不是，一溜烟逃出了茅房。

水莲逃回自己房间，心脏好像跑到乳头里面去了，隔着层红衬衣拼命地往外挣。水莲心里臊得慌，又怕四姐回来追问缘由，那种事怎么可以说呢？就对着镜子简单收拾一番，背起背篓跑出门。

天色渐渐明朗起来，是个大晴天。空气中氤氲着草味花香，裹挟着土腥气。

水莲卷起裤腿，两手拽着背篓带子目不斜视地匆匆赶路。草叶上的露珠很多情地扑过来，打到水莲的脚面上、小腿上，丝丝的清凉，有一种夹带着刺激的舒

服感。白杨树上正在褪壳的姐儿(知了),正吃力地颤动着淡绿色的柔软的翅膀。水莲有心事,顾不上捉它们了。平时她可是见一个捉一个,包在手帕里,回家烤着吃,或掐断翅膀放到院子里的枣树上听它们唱歌。

水莲来到一个地方,陡然停下来,女特务似的瞟了瞟四周。路上没有人,远处一头老水牛正悠闲地啃着田埂上的青草。水莲一侧身,水蛇一样敏捷地钻进了路边的绿树丛。

绿树丛里有一块精心收拾过的空地,铺着一层新鲜的厚厚的干草,草香弥漫,甜甜的,带着点泥土味。昨天晚上,水莲的身体就是在这里被破坏的,那痕迹还在呢。水莲放下背篓,激动得浑身发抖。她蹲下身子,抓起一把干草放到鼻尖前,猛吸一下,心便在淡淡的草香里开始飘荡,温柔而又迷醉。

2

水莲是被歌声引诱到那片绿树丛里的。引诱,许多年后水莲还是这么想。唱歌的男人叫林若风。

水莲家里养了十几只兔子。水莲每天晚上都要过弯月河去打兔草。兔子是很娇气的小动物,对吃很讲究。早晨的草叶上沾有露水,那时的草料就不能吃,吃了会拉肚子。俗话说兔子拉肚子十个有九个保不住。中午的草儿有些蔫,口味差,兔子不爱吃。晚上的草最好,既精神又干爽。水莲是家里的老小,打兔草这类零碎活自然由她去做。

水莲第一次听到林若风一本正经地唱歌,只是觉得好笑。水莲太了解林若风了,就像了解自己的脚丫子。她和林若风小学是同桌,初中还是同桌,同桌八年,整整一个抗战胜利的年数。

初中毕业那年,林若风被他叔叔接到县城读高中去了。水莲读不成书,就回家玩土疙瘩去了。不是水莲不想读书,读书是需要机会的,水莲想读书却没有机会。

弯月村姓林,只有水莲家是外来户,姓金。水莲姊妹五个,大姐青莲,二姐秀

莲,三姐如莲,四姐溪莲,水莲是小五子。看到金家五姐妹,年龄大些的人就想起了老电影《五朵金花》,就嚷,那五朵金花哪能比得上咱村里金家的五朵莲花呢!那才真叫花呢!男人看了走不动路,女人看了嫉妒得掉眼珠子!要是上电影,肯定香遍全中国,肯定能把五朵金花比得躲到墙旮旯里去!五朵莲花里面数水莲最水灵,见过水莲的人都说给个杨玉环也不换呢(当时央视正播放电视连续剧《唐明皇》)。

水莲上初三那年父亲突然死了。水莲送父亲下地时就想人发贱的时候还不如一只鸡,鸡被杀时还叫几声,扑腾几下,还冲人瞪眼珠子,人有时却闷不吭声地藏着眼藏着死,真没意思。

水莲父亲的死就是因为一句酒话。水莲父亲排行老二,村里人就喊他金老二,喊他女人金二嫂子。有一天,水莲三叔请水莲父亲去帮忙盖猪圈,盖完猪圈就到了晌午,就留下来吃饭,喝了酒。金老二没有酒量,又经不住劝酒,几盅酒下肚,就喝高了,兄弟俩就提起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往事。水莲父亲就问水莲三叔,咱妈死时到底留没留下那罐子鹰洋?水莲三叔就啐唾沫星子发誓说绝没有那档子事,都是他妈的吃饱饭撑得闲着瞎咧咧,都是长着马蜂窝一样的心眼想要看咱兄弟的笑话。要是有钱,我他妈的还住这破房子,还吃这口破饭?水莲父亲就说咱俩小时候透过窗纸看见咱娘往罐子里装钱的,白花花的,装得满满的一罐子,用锡纸封的口!水莲三叔就说,真是怪了,这钱咋就迷了呢?水莲父亲话里就上了火,说你是老小,一直住在家里,咱娘死时只有你守在面前。水莲叔一听这话,脸上就挂不住了,就嚷二哥你捣鼓我呀,谁黑了那罐子鹰洋谁就断子绝孙,不得好死。金老二一辈子就忌讳这句话,他一口气生了五个丫头片子,生到金二嫂求饶了也没见个带把的。弯月村并不发达,男人女人们的生活目标很简单:过日子,生孩子,找乐子。好啊好啊,老三你竟然拐着弯子来咒我!金老二筷子一拍,气呼呼回家了。金老二胸中憋着口气一夜没理顺,越想越没滋味越觉得没活头,第二天早晨就自挂东南枝,吊死在弯月河边的一棵老柳树上。

水莲三叔知道那句气话伤到二哥的筋骨了,是自己气死了二哥,他经不住刺激,整天抱着个破瓦罐子,里面装着白白的红薯片子当银圆,疯疯癫癫的。

那一年，水莲十四岁。水莲读书的机会就这么没了。

家里平时就缺油少盐，金老二死了，顶梁柱折了。家道破败成这个样子，水莲没有脸皮再继续念书。不是水莲学习成绩差，每次考试成绩下来，水莲都排在林若风前面。

水莲回到家里，不理母亲，不理姐姐，就是睡觉，蒙头睡觉，昏天暗地地睡了两天两夜。水莲醒来饿得受不了，就爬起来吃红薯大米饭，整整吃了三大海碗。肚子填饱了，水莲从水缸里舀起一瓢凉水，咕噜咕噜猛灌一气，用衣袖抹抹嘴巴，什么事没发生似的，背起柳筐沐浴着朝阳去打兔草。

林若风在县城读高中，寄宿生，整天就着咸菜喝白开水啃煎饼，正把课本当作面包吃，个把两个月才回一次家；水莲在家里打兔草，和兔子做朋友，动不动就摸着兔子的耳朵，嘴里哼着“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同住一个村子，两个人竟然三年时间没见过面，彼此之间记忆的影子也就渐渐淡薄了。

林若风高中毕业后考上省财经学院。林若风个子挺高，嘴巴挺大，占了整个面部的半壁江山。村里人就说嘴大之人有福，你一看林若风小子那张大嘴，就知道人家是专门冲着大鱼大肉投胎转世的，不是受穷的料。

林若风成了弯月村名人，水莲就从记忆中寻找林若风的印象。想起林若风，水莲就发笑，是那种友好中夹杂着恶意、揶揄中夹杂着怜悯的笑。

水莲记忆里的林若风是个十足的邋遢鬼，给她提鞋子都不够格。

上小学时，林若风总是穿一件草绿色的军服褂子，那褂子一年四季敞开着，似乎想拥抱点什么，上面的五个纽扣丢了四个，还有一个拖着长线随风摇摆。褂子的两只袖口和裤子的两侧铁硬铁硬锃亮锃亮的。一到冬天，林若风的两个鼻孔就躲进两条黄泥鳅，整天吸溜吸溜地进进出出，水莲见了他就躲，就像躲避路边的马蜂窝。林若风从来就没有手帕，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拿两只袖口和裤子的两侧当手帕用。

读初中的时候，林若风上课时老是冲着水莲走神。林若风眼睛本来就有点近视，想看得清楚就得鸭子似的伸长脖子往前凑。有一次，林若风的眼珠子差点

碰到水莲的鼻尖上，水莲闻到一股浓重的老咸菜和大蒜的混合味，气得想吐，就用红墨水在课桌上画了一道“三八”线，然后把两只手放到嘴边，学着癞蛤蟆的样子，附到林若风的耳边，来了一句顺口溜：

你是一只癞蛤蟆呀，呱呱呱，想吃天鹅肉呀，呱呱呱——死去吧你！

有一次正上数学课，林若风又开始犯老毛病，那股熟悉的味道又侵袭过来了，水莲就拿起钢笔尖冲着林若风的胳膊扎了过去，疼得林若风一声狼嚎。整个班级被水莲的英雄壮举震动了，同学们耳畔老是回响那声狼嚎，一节课都在揣摩那声狼嚎的意义，只看见老师嘴巴在动却不知老师所云。下课时数学老师总结一句：林若风一声吼，整个教室抖三抖呀！水莲，你行！水莲被班主任罚扫教室一星期，气得翻了一个星期的白眼，扫坏了十二把笤帚，踩扁了两个扒土箕。林若风就想赎罪，每次扫地的时候，就涎皮赖脸地说，水莲你歇着，我帮你扫。水莲拿起笤帚疙瘩冲着林若风的脑袋就打，嘴里嚷，扫你娘个头呀，滚远点！

3

林若风大学毕业，在家里等待分配。林若风不愁分配，他的叔叔五月份刚被任命为分管经济的副县长。

盛夏溽热，空气中飘荡着土腥味。

每天吃完晚饭，林若风就到村子南边的弯月河里洗个凉水澡，然后跨过长长的石板桥，到河南岸茂密的白杨林中散步，一边散步一边唱歌。

林若风歌唱得很一般，业余水准，从来没有登台亮过嗓子，不过林若风自我感觉不错。人是锻炼出来的，是人生价值的改变和四年开放丰富的大学生活培养了林若风良好的自我感觉。

林若风最喜欢唱民歌，尤其喜欢唱那支《在那遥远的地方》。“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这一句林若风唱得特别动情，连发音都透着羊咩声，让人感觉到他就像一头正在发情的公羊，渴望着火热的爱情。

正在打兔草的水莲第一次听到林若风唱歌就暗笑，在心底来一句，就那副德行也唱歌！不过水莲还是经不住诱惑，停下手中的活，蹲在地上偷偷地听。听着听着，特别是听到那一句“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时，水莲不知怎的，脸就会艳艳地红，心就会在手指上颤动，就会哼一声，嘀咕道，你做一只小白兔子还差不多，我每天都喂给你鲜草吃！嘀咕完了就狠狠剜一眼远处沉浸在良好感觉中的林若风，背起背篓猫着腰身蹑回家了。

那天夜里，水莲就做了一个梦，梦的主角是一只小白兔，只是兔子的脸上长着一双林若风的眼睛，还戴着眼镜，柔柔地盯着水莲看，看得水莲心里怪怪的甜甜的乱乱的痒痒的。水莲就喂它青草，嫩嫩的鲜鲜的青草，喂多少它就吃多少，水莲没青草喂它了，它就咬水莲的手指头，吓得水莲一骨碌爬起来坐到了床沿上。水莲睁开惺忪的睡眼，这才发现手指头咬在自己的嘴里头。水莲就骂该死的林若风——你个兔子精。水莲的骂声惊醒了四姐溪莲，溪莲就懵懵懂懂地问，水莲你深更半夜打什么癔症呀？水莲愣怔一下，吐吐舌头扮个鬼脸躺下装睡，把一只脚轻轻伸到四姐的鼻子底下，另一只压在四姐的肚皮子上。

水莲知道，林若风的歌声正在引诱她。她想抗拒这种引诱，可那引诱就像马蹄铁招引铁丝，把她的心思全给搞乱了。

水莲有了心思，割兔草时双脚就鬼使神差地向林若风靠近。终于有一天晚上，两个人站在白杨树下说话了。水莲手里拿着一把兔草，林若风手里拿着一本书。林若风要过水莲手中的那把草，说，真是好草，五浆草，专养兔子；水莲接过林若风手中的那本书，说，林大学生，真是好书，《无字》，获奖作品呢。林若风替水莲背着草筐，水莲左手拿着那本书，右手拎着镰刀，俩人一前一后回了村子。

夜里，水莲又做了一个梦，一个甜蜜蜜的梦，梦的主角还是长毛兔。只是兔子的头换成了林若风的脑袋。水莲喂它青草，它就吃。喂着喂着，青草就变成了水莲的头发，青青的草一样的头发。那兔子得寸进尺，竟然爬到水莲头上，一丛一丛啃吃水莲的头发草，发出喀味喀味的声音。吃完头发草，那兔子就在水莲身上到处寻找，最后找到了水莲的隐私地，又喀味喀味啃吃起来。水莲的心给啃得

臊臊的痒痒的。

早晨起来，水莲的心还在怦怦地跳，脸红扑扑的，像七月里熟透了的桃子，一捏就能淌胭脂水。那一整天，水莲做什么事都很快活，嘴里总哼着那句自己改编过的歌词，主角颠倒了个个：“你愿做一只小羊，跟在我身旁……我愿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狠狠抽在你的身上……”一边哼歌一边手里握着柳条表演抽打的动作，腰肢一扭一个圈，轻柔得像拧麻花。到兴奋处，水莲就充满野性地嚷，我抽，我抽，我抽抽抽，抽你个兔子精！抽累了就蹲在地上发愣，叹气，再发愣，再叹气。溪莲看见水莲痴痴迷迷的表现，就叹气，嘀咕道，又被月老灌了迷魂汤拴走了一个。

暮色刚刚笼罩住那片白杨林，水莲就背起背筐过了河。林若风的歌声正在远处回荡。刚立过秋，月色水一般清润。水莲割完兔草，林若风也唱完了歌，两个人又站到了白杨树下。林若风说，水莲你看天上是什么？水莲就仰起头看天，说，什么也没有呀！林若风又说，水莲你看地上有什么？水莲低下头看地，又说，什么也没有呀。林若风就说，天上有只天鹅，地上有只癞蛤蟆。没等水莲回过神来，林若风的嘴巴就粘到水莲的嘴巴上，颤颤地说今晚上癞蛤蟆要吃天鹅肉了！然后水莲就被拖进了绿树丛里……

弯月村爷们当家，不管你是瞎子、瘸子还是少肺（不喘人气）、二百五，只要你还有口气，你就要当屋梁用，撑起这个家。只要爷们在，娘们就没有说话的份。金老二死了，好脾气的金二嫂一夜间变得端庄而又严厉。一段时间，弯月村围绕金二嫂的变化风言风语：男人就咳一声，说女人哪能离开男人的滋润？男人是水，女人是鱼。女人摇了摇头，说，怕是绝红了（到更年期），女人遇到大事就老得快呢。老人长叹一声，说都是让日子给逼的。

金二嫂护着五朵莲花过日子，就像老母鸡护着五只小鸡崽。六个女人的家连墙角都飘荡着脂粉味，自然少了点阳刚气，那种趴窗底溜墙角的事也就不新鲜了。夏天洗个澡姊妹几个都得轮流值班，看看屋檐下墙头上是不是趴着个馋嘴偷腥的猫。女大不中留，留也留不住，金二嫂看得开，该嫁则嫁。五朵莲花开了

一朵就被人摘去了一朵，最后只剩下溪莲和水莲了。

秋忙之后，农村人过着半休闲的日子，是处理家庭杂事的好时节。一个细雨绵绵的晚上，金二嫂把溪莲和水莲叫到自己屋里。金二嫂坐在床沿上，端着金老二留下的竹编烟丝筐，拿起裁好的烟纸，熟练地用大拇指和食指捏起切好的烟丝，均匀地摊放在烟纸上，双手捧起，靠近嘴，用舌头把唾沫涂抹到烟纸的边缘当黏合剂，轻轻一卷，一支纸烟就做成了。金二嫂叼着烟卷，看着站在面前的两个女儿，平平淡淡地说，你们两个必须留下一个为金家接续香火，然后擦燃火柴，点上了烟。

溪莲和水莲马上意识到她们最恐惧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她们两个必须留下一个“招闺女婿”。这是弯月村延续上千年的风俗，招上门的闺女婿一辈子要生活在女家，像亲生儿子那样传宗接代、养老送终，生下的孩子要随女方的姓。对男方来说，这种婚姻又叫“倒站门”“倒插门”，不是光彩的事，很少有小伙子愿意倒站门。倒站门的优越性完全掌握在男方。女方人长得漂亮不说，家道往往也较殷实。男方要么弟兄很多，娶不起媳妇，送出去一个无所谓；要么游手好闲，品行不端找不到媳妇，乘机捡个便宜；要么为女方容貌所倾倒，甘愿做不肖子孙。对女方来说，最怕前两种男人，若遇上了，一辈子也就交待了。

金二嫂冲着两个傻愣愣的女儿说，你们回去好好商量商量，要是实在商量不出结果，你们就拈阄吧！

一回到自己的房间，溪莲的眼泪就流成了河，她拽过水莲的手，伸进自己的衣服里，按在自己的小腹上，说，水莲呀水莲，快救救你四姐姐，你四姐姐已经给人了，这里都有别人的种子了！不知是激动还是紧张，水莲的手感觉到姐姐的小腹一阵阵抽动，真的有小软块块像是波涛中的石子在翻卷。水莲傻了，汗在白纸似的脸上汇成了河。任凭溪莲千呼唤万央求，水莲就是木头般没反应。姐姐给你跪下了，溪莲双膝一软瘫到地上，真的跪下了。水莲这才回过神来，慌乱地抽出手，捂着脸跑了出去。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水莲草草起身，用潮毛巾抹了一把脸，五根指头当作

梳子，简单理了理头发，骑自行车出了村子。

水莲进城去找那个该死的偷吃了自己阴阴草的兔子精林若风。

林若风被分配在县工商银行。

水莲一路打听才找到林若风的办公室，拘拘束束地走了进去。林若风不在。办公室里空荡荡的，一个女人正在打线衣。水莲打量眼前这位。蓬松的烫发，圆胖脸，一双金鱼眼，突出了点，眼皮太薄，爬满了蚯蚓似的毛细血管。水莲没敢打量人家身体，眼光直接落到人家的脚上，那脚上穿着一双棕色超高跟高帮尖头皮鞋。水莲暗暗叹口气，低着头，两只手不知往哪里放，只好不停地抻衣襟。

正在这时，林若风走了进来，一看见水莲，脸就充血，局促得比水莲还厉害。那女人连忙丢掉手中的毛衣，亲热地扑了过去。林若风尴尬地望着水莲，想笑，可笑比哭还难看。水莲顿时明白了一切，眼泪噙在眼眶里，急匆匆逃出了办公室。

4

水莲回到家，连衣服也没脱，一头扎进被窝里，昏昏沉沉睡了过去。溪莲晚上回家，喊水莲起来吃饭，怎么喊也喊不醒，就伸手去摸水莲的额头，热炭块一样烫手。溪莲赶紧端来一盆冷水，整一块冷毛巾敷在她额头上，然后就坐在床沿上陪着她。过了午夜，水莲还是没有动静，溪莲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清水鼻涕伴着眼泪一起流了下来，嘴里不停地叨叨，水莲呀水莲，你吓死四姐了，你醒醒吧醒醒，四姐不为难你了，咱们拈阄，认命吧！水莲微睁眼睛喃喃道，四姐，水莲不怪你，不怪你。说罢，长长叹一口气，又睡过去了。

大白天，水莲依旧沉沉地睡，金二嫂知道了，来到床前看看就离开了，出门后自言自语：不是做妈的心狠，妈不能对不起金家列祖列宗，谁叫咱金家没有看家的顶天柱！水莲，你就认命吧。

又到了晚上，水莲终于睁开眼，斜着身子坐了起来。溪莲看见水莲的模样，眼泪下来了，一天工夫，水莲整个人瘦去了一圈，眼仁泡在血海里。溪莲转身出

门，一会儿双手捧着白瓷碗走了进来。她给水莲做了碗砂糖煮鸡蛋。水莲拉着溪莲坐到床边，说，四姐呀，水莲留下，你走！溪莲连忙说，好妹妹，有什么话明天再说，明天再说，啊？你先吃了这碗糖鸡蛋！

没过多久，林若风就结婚了，婚礼是在城里举行的。林若风的父亲给全村人散了喜糖。

金二嫂托媒人给水莲说亲。虽然是倒站门，自愿上门的小伙子还是有很多。水莲妈一个个过目，最后选定一位。小伙子弟兄六个，排行第六，姓吴，叫吴小错，人家都叫他吴六，有人干脆喊他六子。矮胖胖的身材，留着小平头，眼睛不大，浑身透着一股蛮劲和精神气。

溪莲劝一句，说，妈，以后日子长着呢！你还是听听水莲的吧！金二嫂把眼一瞪，说，我招的是儿子不是闺女婿！你操的哪门子心？妈怎么做还用你教？溪莲知道妈的脾气，红着脸扭头就走。

吴六第一次上门骑的是摩托车，摩托车屁股上挂着两条红鲤鱼，每条都有二十来斤，尾巴拖到地上，惹得村里的孩子尖叫着跟着摩托车跑，兴奋得像过年。吴六把车速放得慢慢的，大胆的孩子就伸出手拽着车子的后座架子，伸手去摸那两条大红鱼。吴六一加油门，摩托车陡然加快速度，孩子摔倒一大片。吴六单手扶着车把，转过头来哈哈大笑。站在旁边瞧稀罕的女人就骂：看着人模狗样的，原来是头驴呢！水莲算是一枝莲花插到一堆驴屎上去了！

那天晚上，水莲心里快快的。金二嫂盘坐在床上，边抽烟边闭目养神。母女俩谁也没说话，就那么呆坐着。水莲的眼圈开始泛红。金二嫂叹了口气说，水莲呀，红颜向来多薄命，别怪妈狠心。没有这种货色，镇不住全村人！咱家阴气太重了，咱不能老在别人的眼皮子底下过日子！

妈……水莲声音里含着份无奈和凄清，眼泪飘了下来。

金二嫂睁开眼，狠狠剜了水莲一眼，说，水莲你给我记住，今几个你要是淌眼泪，以后非给眼泪淹死不可！你有没有福气就看你的笼头能不能套住这头骡子了。——你跟林若风的事可要处理清了，别给人抓了把柄，小辫子握在别人手里，以后的日子没你好过的！说罢，一翻身，背过脸睡觉去了。

吴六有事没事就骑着摩托车往水莲家跑。金二嫂外出的时候,吴六的动作就有点野,那种生怕煮熟了的鸭子会飞了的野。水莲就把家里的门窗都打开,可以清楚看见邻居们的脸。天冷了水莲就穿厚实的冬装,把该遮掩的部分遮掩得严严实实的。吴六只好把念想藏起来,冲水莲讪讪地坏笑,心想还飞了你了,等着吧,先解解眼馋也行。

5

多情的春天如期归来。麦田绿得像海,杨树叶绿得冒油,桃树、梨树的枝头挂满青果,望一眼唇齿生香,津液满口。

半年时间,吴六已经成了金二嫂家常客。水莲知道命运已无法改变,日子还要过下去,还长着呢,就决定认命,就细细算计今后的生活。水莲变得主动起来,闲暇时就和吴六聊天,到弯月河南岸杨树林中散步,情人似的散步。

五月是一年中撩人心绪的季节。水莲吃完晚饭,主动拉着吴六出去走走。水莲打算今天晚上完成一件事,对于农村女人来说至关重要的一件事。俩人跨过弯月河,来到南岸的那片杨树林。月色明朗,万物涂上一层乳白色。水莲穿得单薄,丰满窈窕的身体在月光的剪辑下,处处散发出诱人的信息。走着走着,水莲说有点累,就坐下休息,伸手掏出手绢擦汗,那手绢沿着脸部慢慢滑到脖颈,衣服有意无意便被撑开一些,露出乳房上部的一抹红晕,那脂玉般结实而丰满的乳沟勾人魂魄。吴六眼热心躁,鼻孔里直冒粗气,眼光就瞥见水莲身后林中那块乳白色的空地,地上还堆着干草。吴六暗喜,真是个好地方。

吴六从背后一把抱住水莲,躲了进去,然后把水莲摁倒在干草上,开始剥她的衣服。吴六浑身窜动着野性和蛮劲。水莲百般阻拦毫无效果,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被别人拎着双耳的兔子,只有喘着粗气勉强挣扎的份了。吴六动作来得凶猛,水莲的反抗恰恰激起了他更强烈的占有欲望。水莲停止了反抗。吴六像一头发情的公牛,激动中裹着野蛮。水莲闭上眼睛,浑身软软地任凭吴六折腾去了。

一阵微风吹过，送来干草的阵阵清香。水莲疲惫地闭上眼睛，欲火泄尽的吴六陡然清醒过来，他想起一件事，一件盘算多少遍的事情。吴六坐直身子，不管水莲愿不愿意，褪下她的内裤迎着皎洁的月光翻来覆去地细看。水莲的短裤上红红的一片。水莲正来女儿红。吴六没有看到想要的东西，失望地摇了摇头。水莲用眼睛的余光瞥了瞥吴六的举动和神情，心颤颤地冷。

麦子泛黄的时候，吴六正式入赘金家。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扛着走”，水莲决定斩断所有念想，乖乖地认命，一门心思跟吴六有板有眼规规矩矩过日子，做一个普通农妇。

麦子进仓，稻田也插完秧，日子在忙碌和慵懒中飞逝。

没事的时候，吴六白天就去打牌，然后就自己炒点菜喝酒。有时边看电视边喝酒，酒喝多了，电视看得没味了，就不厌其烦地缠着水莲做那事。水莲开始还能心平气和地过日子，慢慢就厌烦了，觉得这样的日子像是无边的黑夜，越过越恐惧，越过越没劲。水莲就想得找点事做。想来想去，水莲想到了兔子。自己从小就喜欢养兔子，天天和兔子打交道，积累了一定经验，现在养长毛兔正火热，兔毛、兔皮价格一翻再翻。水莲就打算建兔场养长毛兔。

水莲说做就做。自从姐姐们出嫁后，家里有许多闲置的房屋，水莲买来砖瓦灰浆，雇来几个瓦工，把它们全改造成兔圈。长毛兔种兔和崽兔价格看涨，很贵。水莲结婚没多久，手头没有什么积蓄。水莲就到几个姐姐那里去借钱，吴六回家去借。俩人回来后，掐指细算一晚上，还差一大截子。水莲想了一夜也没有头绪，又出去转了一上午，也没有太多的进账。吃完午饭，水莲丢下饭碗，就去金二嫂房间讨方法。金二嫂正坐在八仙桌前抽着卷烟。听清缘由，金二嫂就不紧不慢撂过来一句，说，你真是个死心眼，放着个林若风不用。水莲一听“林若风”三个字，脸红到耳根。金二嫂白了水莲一眼，说，有些事你放开了倒没有事了，你不当回事别人也就不会当回事，你把它当回事，心里结着个疙瘩，那别人可就真当回事了，——你红哪门子脸呀？说罢就眯起眼抽烟，把自己笼罩在烟雾里。

水莲回到自己房间，定下心想想也是妈妈说的那个理。

水莲原来打算一辈子再也不见林若风了，这句埋藏在心底的誓言在前段时间的同学聚会上被撕扯得七零八落。

七月十号，学校放暑假，水莲初中时的班长王大为借机搞十年同学聚会。水莲接到请帖时心里一片惘然，自己离开学校已经十年，沧桑之情像冰一样冻结了年轻的心！水莲本来不想去。水莲知道王大为刚刚被提拔成乡党委书记，搞同学十年聚会只是幌子，显摆一下自己拉拉关系才是根本。聚会那天早晨，水莲收拾完家里就扛起耖耙打算去稻田耙草，喊吴六一起去，喊了半天没答应。吴六偷偷溜走搓麻将了。水莲一生气就扔掉耖耙，骑车进城闲逛，在路上恰巧遇到一位女同学忙着赶去参加聚会，正愁没个做伴的，连拉带拽好说歹说就把水莲硬拖去了。

到了学校，那位女同学就扎入人堆里，八面来风地成了一朵花。水莲走进原来的教室，鼻子酸酸的，找个墙角处坐了。林若风也来了，他的目光与水莲的眼睛相碰撞的刹那间，西装革履的林若风的所有优越感顷刻间灰飞烟灭，蔫头蔫脑地也找个地方坐了。水莲打算就这样不显山不露水地待着，聚会一结束就悄悄离开。

聚会开始，没想到王大为是个有心人，搞得别出心裁，给大家一个大大的意外的惊喜：他收藏了一张初三时候的座次表。他拿出那张皱皱的发黄的座次表，逐个念名字，重新排座位。教室里一片沸腾，人们仿佛又回到了以往美好的苦读岁月，顿时变得年轻无比，懒散的心霎时被激活了，被扭到一起。水莲和林若风耷拉着眼皮。王大为站在讲台上一个个读名字，重新排座位。水莲和林若风是同桌，坐到了一起。两个人陌生男女一般拘谨，都屏住了呼吸。林若风浑身汗水像小河一样流淌，白衬衣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贴在背上。林若风忍不住瞥一眼水莲，水莲的眼球泡在血水里。林若风写了一张纸条递过去，水莲没看，撕了。

林若风是聚会的组织者之一。欢声笑语中，王大为喊林若风出去安排一下午饭，林若风借机赶紧离开，慌忙中西装丢在座位上。

午餐时，水莲遇到林若风，趁别人没注意把西装恶狠狠砸到林若风的脸上，